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八

明 胡應麟 撰

三墳補逸下

穆天子傳紀年瑣語逸周書皆汲冢皆竹書皆古文也世以汲冢冠周書竹書冠紀年古文冠瑣語而穆天子第仍初出之稱者互見之文耳晉史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竹書數十車皆古文束晳校定以今文寫

之即諸書竝同可見後人以周書上不應有重出字故以汲冢冠之而竹書冠於紀年二書亙見已備而穆天子傳本四字題名故直仍其舊耳�語冠以古文見太平廣記或仍舉汲冢冠之而師春亦題汲冢蓋俱可亙稱世率未精其故而諸書名紛拏舛迕特詳之

李太白遠別離云或言堯幽囚舜野死九疑聯綿皆相似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等語人多不

甚領會實本劉知幾史通引用璅語事皆紀年周書中所不道者余辯見此前後及他書中備詳世或以伊尹事譌為紀年又或因竹書字譌為周書愈失實矣

楊用修周書後序云據東晳荀勗傳武帝紀汲冢書七十五卷其目竝無所謂周書者葢此書即漢藝文志逸周書宋初諸臣編太平御覽求汲冢七十五篇而不得遂以此七十篇充之用修持論似中有獨見而

實非也今周書名七十篇實十卷耳晉以前所謂篇多如後世之所謂卷則今周書十卷不過當時十篇晳傳璅語等目之後稱又雜書十九篇記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穆王美人盛姬事考穆王傳末卷敘盛姬事與王會等章大類蓋即此十九篇中十篇何以云無周書之目也用修序引晳傳止録雜書十九篇之文而下周食田法一十八字悉删去之遂以此書非出汲冢大可笑也又杜預序止稱七十五卷而不

言篇則周書十卷復何疑哉漢藝文志史記百三十篇即今百三十卷此篇與卷仝也尚書四十六卷實五十七篇此篇統於卷也衛恒四體序云太康元年得汲冢書十餘萬言其一卷論楚事者最工始余以十九篇周書字為證尚微以句讀為疑及閱此乃知論楚事自為一書與上周書字絕不相蒙余意始洞然自信又晳傳止言篇而此云楚事一卷益證篇與卷文義相通而余說不妄也汲冢周書所載克殷度邑等篇采於史遷時訓明堂等

篇録於禮記蓋或仲尼删削之餘戰國文士綴輯遺亡益以縱横（大武武稱之屬）誇誕（世俘王會之屬）而成此書漢藝文志七十一篇注引劉向云今存者四十五篇則當時脫軼幾半若子長所采蓋存於四十五篇之中者而其餘篇至汲冢之發而復完也徐氏楊氏以書不當係汲冢固失考李燾以此書漢世已入中秘其後稍隱晉時盜發始出雖頗得之而不知此書出於漢世至汲冢而復完必余說庶幾盡也然則此書係汲冢

亦可不係汲冢亦可而謂非出於汲冢則好奇之過矣王厚伯王會補傳亦謂此書非至汲冢始出然不云非出汲冢自用修删去原文始有此言

按逸周書共七十篇漢時僅存四十五篇今周書十卷共七十篇之目竝存而缺程寤秦陰九政九開劉法文開保開八繁箕子耆德月令十一篇之文所存五十九篇并後序一篇共六十篇蓋亦非完書也

漢書藝文志逸周書七十一篇今目共七十篇宋人謂

欽其一不知幷後序一篇正七十一篇則汲冢所出當為漢世所存無疑矣

劉大謨云若度訓命訓常訓文酌允文大武等解而盡謂之周書可乎若和寤克寤商誓度邑時訓明堂等解而盡謂之非周書可乎六經而下求其文字近古而有裨於性命道德文武政教者恐無以踰於此此序亦頗盡周書得失因節録之

周書卷首十數篇後序皆以為文王作而本解絶無明

據且語與書體不倫蓋戰國篡集此書者所作攙入之冠於篇首也至大武武稱等解尤為乖謬近於孫吳變詐矣考周書終太子晉實當靈王之世其為周末策士之言毋惑也至大匡以後章首率有序詞氣儼與誥誓相侔間小弗純或出後人參雜非春秋下所能也

大匡解有二其第十一篇後序以為穆王按周書七十篇自文王始至太子晉終穆王止祭公史記二篇見

第九卷此書在武王先當是文王無疑其第三十二篇亦云大匡則武王之作也

小明武解通篇皆韻語文多奇古然不類書體類戰國諸子書大明武解亦多韻語凡下字皆叶户韻

克殷解史記全録所稱武王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拜遂揖之商庶百姓咸俟於郊羣賓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蓋諸侯畢拜之時武王方在師旅未暇答拜至入商郊羣賓僉進稽首武王乃答

拜汲冢之文自明其答拜者盖前諸侯及商臣皆在其中史記但言商人再拜註遂謂武王不應止揖諸侯而答拜商人盖史記固訛註者亦失考也

汲冢世俘解讀者咸疑詭誕盖以孟氏所取武成不過二三策而血流漂杵且以為疑何至如汲冢之甚乃余即證以孟氏而知逸書所云不全妄也孟稱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世俘所謂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則滅國

五十之說也其過於孟氏僅半然未嘗曰盡滅固庶
幾近之矣所謂禽虎二十有二犀十有二及麋鹿三
千五百之類則驅虎豹犀象之說也蓋商囿之畜武
王狩獵以祀宗廟餘則驅而遠之矣以商紂之囿而
獲麋鹿數千詎云多耶至俘馘億萬有餘則戰國張
大之辭不必辯也
文傳解引夏箴云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
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

註以夏禹之箴未必然夏一代之典令所存尚書者
僅數篇商周之際必存者尚多至仲尼之世葢寥寥
無幾矣
周書多論紀綱制度敘事之文極少克殷數篇外惟王
會職方二解皆典則有法而王會雜以怪誕之文職
方叙規嚴整過王會其規模體制足可置之夏商也
王會怪鳥竒獸多出入山海經其稱區陽以鱉封鱉封
者若蠡前後有首孔氏無註王伯厚補云盛弘之記

武陵郡西有獸如鹿前後有頭常以一頭食一頭行然不言名鱉封考以山海經第七卷并封在巫咸東其狀如彘前後皆有首蓋即此物也

祭公解稱祭文公病穆王訪之作此書按紀年祭文公穆王廿一年薨書當於是歲作

史記解左史戎夫作竹書穆二十四年王命戎夫左史作記章首所稱皮氏乃夏諸侯滅於殷者太史公書名先見於此

史記解云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孔氏注云禁信義則亂生非也言信義不立則奸雄之士得秉間以操國柄君不忿而欲禁之奸雄必起而為亂國之所由亡也哲士猶言智士即狙詐之謂凡戰國先秦稱賢人君子非必皆盛美之詞也

紀年慎靚王八年秦公孫爰帥師伐我皮氏翟章帥衆救皮氏圍疾西風又九年書城皮氏皆魏事也此皮

氏或即古皮氏國名國亡而以為郡邑苐地名多相類未可知也

王伯厚云周書史記篇穆王召左史戎夫於遂事之要戒言皮氏華氏夏后殷商有虞氏平林質沙三苗扈氏義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有鄶共工上衡氏南氏有果氏畢程氏陽氏穀平阪泉縣宗玄都西夏績陽有洛之亡國名多傳記所不載可以補史氏之缺文

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徙居至於獨鹿諸侯叛之阪泉蚩尤也孔氏不注獨鹿即涿鹿也

楊用修跋汲冢史記解云穆王命史臣戎夫歷陳古之亡國二十八君以為覆轍而鑒戒之朔望以聞又作甫刑之書以恤民聽祈招之詩而返國可謂改過不吝寘豫有渝矣亦賢矣哉司馬遷周紀不著其事兹特表出之

又論無極云汲冢周書曰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

極道言也正人有極謂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也道天無極謂生物不測悠久無疆也此語甚玄奥當表出之然則無極之云不始周子矣
洪景盧容齋二筆云汲冢周書王會篇所紀四夷國名頗古奥獸畜亦奇崛以肅真為稷真濊人為穢人樂浪之夷為良夷姑蔑為姑妹東甌為且甌渠搜為渠叟高句麗為高夷唐太宗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顔師古請圖以示後作王會圖蓋取諸

此漢書所引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毋為權首將受其咎以為逸周書令本無之然則非全書也按洪説王長公周書論取之第以俘商寶玉億有百萬為王會篇中語則非蓋世俘解中語也

和寤解云王乃厲翼於尹氏八士唯固允讓武寤解云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克殷解云乃命南宮伯達遷九鼎三巫乃命南宮忽散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則八士正武王之世與十亂先後造周者其姓尹氏其官或

太師或三公或南宮克殷在武末年謂成王時尚近之而曰宣王者不足信也

芮良夫解通章俱格言軌論而詞氣絶類成宣間非戰國時人筆也序稱芮伯納王於善曁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為此書按紀年厲王八年初監謗芮伯良夫戒百官於朝書詞所云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又云賢智箝口小人鼓舌為王之患其惟國人皆與監謗意合所謂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

為事不慭德以備難苟安爵以毀成下民胥怨於足

靡措正指滎夷公輩至贖禍戠災未知王之所定等

語隱然若預知流彘之事者國語但稱良夫諫厲王

用滎夷公而監謗獨載召公之語非竹書紀此幾不

知所謂矣

王珮解及第十卷三解亦俱不稱誰作文類戰國子書

太子晉事甚詭誕蓋戰國人以晉早慧而夭為此說以

神之其文雜以俳謔金氏以為淺埊不馴然詞氣類

戰國非漢以後作也後之言神仙者復以上賓之說展轉傅合而浮丘廣成夤緣而入不可勝紀矣國語記晉諫靈王壅穀洛誠絕世之識使得位中興之績詎數周宣而竟夭此天之弗造周也叔向諷平公反侵地而師曠以筴止之果爾瞽人亦可誅哉

殷祝解孔晁註謂不然其說誠迂然亦有所本竹書紀桀放後二十年乃死於亭山湯禁民歌舞蓋猶以故君禮之也其讓於諸侯或有然者豈遽自即天位哉

度邑篇史記但取一二簡餘俱不同夷羊在牧徐廣注夷羊怪物也按竹書紂四十八年夷羊見蓋羵羊商羊之類史記訛為麋鹿在牧楊用修遂以鹿臺等事實之殊自可笑竹書甚明而注史記者皆不引疎略甚矣陳晦伯正楊據發鹿臺之財等語以闢用修然亦不引竹書夫紀年周書全出汲冢二事絕可互證而沈約孔晁注俱弗及他書尚何怪哉以上周書

穆天子傳諸家皆稱六卷余讀之前五卷皆紀穆王行

游第六卷獨敘王葬盛姬事文實出一人手而體製不類爲疑及讀束晳傳載穆天子傳五篇而盛姬自爲一篇乃知本非一書以穆王附合耳

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迹致徐夷作亂幾失成周然太子晉稱周無道者四君曰夷厲幽宣而弗及穆何也考之汲冡諸書穆王覲周制之衰則詢祭祖求讜言感克艱之訓則命戎夫作史記歌黄竹之詩以卹徒御納祈招之諫以戒淫心其樂善喜聞

恒如弗及享國百年卒以令終宜也

穆天子傳序所稱穆王遊行天下惟七萃之士從焉非如秦漢之君千乗萬騎空國而出其見西王母登崑崙涉玄圃皆以極其游觀之迹非如秦漢之君封泰山禪梁父期羨門安期之屬求仙藥以冀長生也自始皇武帝好言神仙一時術流方士張大其説文士又從和之遂以穆王為厲階戎首而不知穆天子傳所記山川草木鳥獸皆耳目所有如山海經怪誕之

文百無一二也令稍列其大者於篇

穆天子傳文絶類山海經而事實大不仝自景純取山海經以注穆天子而穆天子傳殘缺不易讀好古之士率先熟山海經胷中驟讀穆天子而景純之注又分列其下故祇以為仝而弗以為異試尋其本文覈之則二書之旨有天壤之懸者矣

山海經稱西王母豹尾虎齒當與人類殊别考穆天子傳云天子賓於西王母觴於瑶池之上西王母為天

子謠天子執白圭玄璧及獻錦組百純組三百西王母再拜受之則西王母服食語言絕與常人無異竝無所謂豹尾虎齒之象也山海經偏好語怪所記人物率禽獸其形以駭庸俗獨王母幸免深文然猶異之以虎齒益之以豹尾甚矣其無稽也竹書紀虞舜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玉環玦則西王母不始見於周時莊列俱言西王母亦不言其詭形惟司馬相如大人賦有豹尾虎齒之説蓋據山海經耳乃山海經

則何所據哉因讀穆天子傳漫識此為西華解嘲倘大荒之外果有其人當命三鳥使邀不佞閬風之頂浮大白三百賞余知言也列子周穆一段化人外全節此傳之文莊言西王母坐乎少廣此後世長生之說所本與

壬申天子西征甲戌至赤烏氏赤烏之人獻酒食馬牛羊穄麥天子乃賜赤烏之人黃金貝帶赤烏之人獻好女於天子列為嬖人辛巳入於曹奴曹奴之人戲觴天子於洋水之上天子乃賜曹奴之人黃金貝帶戲乃

膜拜而受丁酉天子西征至於鵛韓氏鵛韓之人無凫乃獻良馬牛羊穄麥天子乃賜之黃金銀罌貝帶無凫乃膜拜而受甲子天子賔於西王母好獻錦綺百純組三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觀此文前後序西王母事與赤烏諸人無大異余嘗疑為異域君長也離騷南華竝有河伯之文然皆寓言也山海經以竹書所謂河伯當之於是馮夷易曰氷夷博物志又以人首魚身擬之遂益誕謾無稽據竹書河伯自為諸侯

而馮夷為諸侯姓名余別有辯而傳載河宗伯夭尤詳蓋穆王登春山觀崑崙玄圃皆伯夭為之前導又乘穆王副車馳驅千里使其果人首魚身穆王將畏避不暇而能與之仝載極西土而後返耶傳稱伯夭為河伯之孫蓋馮夷之後世為諸侯以職河任者於離騷南華之河伯迴不侔也穆天子作無夷則竹書馮當如字山海經作氷夷蓋誤以馮作憑音也

天子之馬走千里天子之狗走百里鸏雞飛八百里野

馬走五百里卭卭距虚走百里餘狻猊麋鹿等缺文不載傳載天子犬馬鳥獸不過如此不惟視山海之怪迥不相倫即如王會所記九尾之狐兩首之彘比翼之鳥亦絶未見孰謂穆天子傳怪誕哉

天子之犬走百里執虎豹景純但注云筋力猛壯余考周書王會渠搜以鼩犬鼩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孔晁注渠搜西戎别名是時天子方西征至於伯夭之邦盖即此犬也

黑水之阿爰有野麥爰有荅菫西膜之所謂木禾嘉穀生之草木碩美天子於是取嘉禾以歸樹於中國珠澤之藪爰有萑葦莞蒲茅萯蒹葽右傳所紀草木或中國所有或中國所無然皆五穀百卉之類非如若木扶桑蟠桃仙樹之屬也（仙樹見酉陽雜俎）

天子之珤玉果璇珠燭銀黃金之膏爰有采石之山重䣝氏之所守曰枝斯璿瑰瑖瑤琅玕玪𤥞兵瓚玗琪徼尾右傳所紀寶玉奇石雖其名字瓌異然亦非所

謂怪若醒酒石如意珠也

辛酉天子升於崑崙之丘以觀黄帝之宫癸亥天子具蠲齋牲牷以禋崑崙之丘甲子天子北征舍於珠澤以釣於流水珠澤之藪方三十里按傳紀崑崙珠澤如此初不言其髙廣幾何止言黄帝之宫竝無所謂絳闕瓊樓者自淮南子謂崑崙去地一萬一千里旁有四百四十門神仙家又以絳闕瓊樓傳之而崑崙遂為怪誕之祖不知穆天子所紀崑崙不過衡岱屬

耳何詭異之有哉
丁卯天子北昇於舂山之上以望四埜是惟天下之高
山也舂山之澤清水出泉温和無風先王所謂縣圃
百獸之所聚也飛鳥之所棲也爰有獸食虎豹如麋
爰有赤豹白虎熊羆豺狼野馬野牛山羊野豕爰有
青鵰白鳥執犬羊食豕鹿天子五日觀於舂山之上
乃為銘迹於縣圃以詔來世按舂山之名後世不甚
傳而縣圃神仙家所臧依託以為數倍崑崙據此先

王所謂縣圃之文不過如泰漢所謂上林長楊所記鳥獸雖衆皆人世所嘗有求如山海經九首八足食人之怪固無一也則二書詎可同日語哉（春山山海經作鍾山）見景純注

傳本五卷前四卷敘穆王自宗周瀍水以西至於陽紆之山歷西夏珠余以至崑崙之丘皆竝河以行而河宗伯夭為之前導至於崑崙而止實後世河源之說也又自春山以西至赤烏氏自羣玉之山至西王母

之邦雖中有東南北之文皆就西方言之則穆王所歷名山絕境靡非西方也北苐載曠原之埜飛鳥解羽而東南絕不言蓋東南皆海穆王乘八駿日行千里勢固不得極東南之境也

第五卷所紀游行皆中國四封非大荒之外也諸侯載於傳許男祭公霍侯其詩則黃竹黃澤而逢公之笠止藪澤蒼蒼五句餘缺文不可讀而兩與隱士井公博亦奇事也

周天子好文者蓋亡過穆王東夏之吟僅二十餘字而敦大鴻遠居然萬乘氣象自虞氏卿雲之後未見有若斯者也縣圃弇山皆勒銘記惜其文遂弗傳至讀書菿丘纂書羽林雅事翛然可想三代前風流髙韻似少其倫徒以好遊世列於秦皇漢武而盧敖尚平顧以此取後世稱富貴貧賤其重誠各有在哉

賓退録云穆天子傳八駿之名一曰赤驥二曰盜驪三曰白義四曰踰輪五曰山子六曰渠黄七曰驊騮八

曰騄耳王子年拾遺記載穆王御八龍之駿一名絶地二名翻羽三名奔霄四名超影五名踰輝六名飛光七名騰霧八名挾翼二説不同未知何書為當按趙與時以二説互異為疑非也傳中八駿之名已見引於列子況拾遺記王嘉所載皆一時私意詭撰曷足徵哉

穆天子傳八駿名義仝字異者驊騮作𩣡騮赤驥作赤䮴白義作白儀蓋亦注者因上一字會意解之非本

識其字也

傳四卷云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緑耳右驂赤蘢而左白儀天子主車造父為御⿴囗番⿴囗舌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盜驪而左山子柏天主車叅百為御奔戎為右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云云按此文則八駿或駕二車不專為天子乘而其日行千里蓋亦有時而然非每日必行千里也李商隱詩八駿日行三萬里乃詩人信筆之語不足證也

天子自西王母之山還歸丌世民作憂以吟曰比徂西土爰居其野虎豹為羣於（與烏通）鵲與處嘉命不還我惟帝天子大命而不可稱顧世民之恩流涕芔隕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此亦周詩詞義頗古而雜有書體不若白雲在天二章玄遠簡奥意中間必有脫誤按景純山海經注引白雲二章俱合而此章獨云徂彼西土爰居其所虎豹為羣烏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予吹笙

鼓簧下三句仝此或景純以其脈誤稍為穩括故不甚類也

辛卯天子北征癸巳至於羣玉之山山阿平無險四轍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郭注云古帝以為藏書之府所謂藏之名山者也按圖經云穆王藏異書於大酉小酉二山而本傳不載豈即此地與

秦漢間稱玉多以雙淳于髡白璧十雙張良獻項王白璧一雙此類甚衆然穆天子傳癸巳升於羣玉之山

天子乃載玉萬隻注隻玉為㲉見左氏傳則玉亦可言隻也又天子嘉之賜以珮玉一隻柏夭稽首再拜送天子至於䣙人第他書少用此字以上穆天子傳

六卷載淑人盛姬葬哭事非穆天子本書後人以其文出一手且穆王事故附之據録姬盛柏之子也從王東征於澤中得寒疾死乃殯於穀丘之廟以伊扈為喪宗叔姓為喪主大陳哭葬之禮蓋後世所未有也盛姬以殤卒又妃妾之屬而穆王為之極哀盡慕亦

過於用情矣其文疑於太侈然晉史所載西涼呂篡寵姬死篡至為行斬衰之服其既殯猶出諸棺與仝寢且合焉宇宙之異顧有若此甚者則穆王之事又特其小小耳兹篇獨寡脫簡而文極贍縟有法可觀三代前敘事之詳無若此者然頗為小說濫觴矣

穆天子傳二卷天子飲於溫山考鳥郭注引紀年云穆王見西王母止之曰有鳥䲦人令紀年無此語且與竹書文體大不同又王長公謂景純注弇山為弇兹

非是余意此注大率非景純筆也又注六師之人至於曠原引紀年云王北征流沙積羽千里按此語乃沈約引他書為注者景純在沈前何從見之益知此注之偽不待言也然沈注余亦疑偽而孔晁注周書尤淺陋余嘗疑三注皆偽也景純本傳有穆天子注蓋元注已亡後人補之

不然胡視山海經霄壤也

黃伯思跋汲冡師春云按晉太康二年汲郡民不準盜發魏襄王冡得古竹書凡七十五篇晉征南將軍杜

預云別有一𢎞純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鈔集人名也令觀中秘所藏師春乃與預說全異預云純集卜筮事而此乃記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所在并律呂謚法等末乃書易象變卦又非專載左氏傳卜筮事繇是知此非預所見師春之全也然預記汲冢他書中有易陰陽說而無彖繫又有紀年記三代幷晉魏事疑令師春蓋後人雜鈔紀年篇耳然預云紀年起

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録之預云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别而此皆有諸國預云紀年特記晉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世次自唐叔始是三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其紀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繇是知此書亦西晉人集録而未必盡出汲冢也以上俱黄跋師春語與通考陳氏説同然紀年即令冠以竹書者而黄以師春當之亦大鹵莽也陳氏説并録下方

端臨通考有汲冢師春一卷陳氏曰晉汲郡魏安釐王冢所得古簡杜預得其紀年知其魏國史記以考證春秋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今此書首敘周及諸國世系又論分野律呂為圖又雜録謚法卦變與杜預所言純集卜筮者不同似非當時本書也

汲冢三書大率衰周之撰周書有太子晉解紀年終慎

靚王惟穆天子當是東遷前作列禦寇嘗引可知
春秋戰國殉葬之風大行秦穆公號賢主而殺三良餘
可概已至始皇穿冢驪山珠璣寶玉窮極人代唐太
宗獨以蘭亭高出千古矣然孰與魏襄王之竹簡也
襄王即孟子所謂不似人君者而冢中獨竹簡數十
車古器一二他服玩琢怪無聞焉即世傳三書無論
如大易繫辭或燼於秦火而出於冢中則襄王竹簡
豈不與孔壁仝功哉當戰國紛爭稚尚有如若人誠

未易者廼世率置之弗道故余為一言於篇末云耳

王伯厚困學紀聞引皇覽冢墓記云漢明帝時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秦昭王與呂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黄腸題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燒詩書伯厚誚漢儒欲發冢以求詩書其陋至此余謂使漢之人主能用此言發二冢以求遺經而敗葬之俾先王典籍日揭於煨燼之後奚而弗可當

時二冢必存無恙故以為言亦可見先秦之世有以書為殉者至晉而襄冢竹書竟出惜不能用云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九至二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吳　𤫊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何　青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九

明　胡應麟　撰

二酉綴遺上

世率以二酉為藏書之府而不詳所出按洞天福地志第二十六大酉山洞周廻一百里名大酉華妙之天而不言藏書盛弘之荆州記小酉山上石穴中有書千卷秦人嘗於此學因留之湘東王賦訪酉陽之逸

欽定四庫全書

典是也據此則大小酉皆當在楚中一統志楚辰州有大酉山小酉山其說正據二書第洞天福地志既不言小酉荆州記又無大酉之文且秦方燒經籍坑儒生桃源避世至晉才通安得藏書小酉之穴耶蓋楚中或别有玆山而好事者以藏書事傅之且地與武陵接壤故又傅之秦人而大酉華妙之文則又道家者流創撰其名而傅於小酉云耳太平御覽止録小酉而大酉不及其偽瞭然矣二酉語唐以前亦罕

用僅皮日休以二酉對五丁郝天挺注引圖經云周穆王藏異書於小酉山大酉山圖經宋初李昉等纂輯其時古書多存必別有據然亦寄託之談若閬風玄圃之屬豈荆楚耳目閒哉

段成式酉陽雜俎所列目天咫玉格壺史貝編等宋人以下亡弗駭其異而未有得其說者葢必以出處求之而不知段氏本書謂之酉陽雜俎夫諸目之義吾未能詳至雜俎必係酉陽則五車之中斷可自信矣

又如目中忠志禮異等詞皆文人口語曷嘗拘拘出處耶今考天咫所談七曜事則天闕之義也玉格所談二典事則玉檢之文也壺史悉紀道術非壺中之史耶貝編咸録釋文非貝葉之編耶即全語未見所出意義咸自可尋後人徒以虚名為其愚弄故拈及之成式子安節著樂府雜録令傳安節娶温庭筠女庭筠著甘脎子序謂語怪説賓猶甘脎説口與雜俎義正全然前人無此説也非庭筠自序至今不知何

謂亦以為天咫貝編矣

雜俎篇末肉攫部皆鳥獸事本伊尹言水居者腥肉攫者臊草居者膻也見雜俎第七卷

諾臯記有三說西溪叢語據巫臯事以駁晁氏非也抱朴子諾臯蓋六甲神名之類必三說備乃盡之詳見陶氏說郛

吳曾能改齋漫録云按姚寬西溪叢語云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諾臯記又有支諾臯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

襄公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時伐齊夢與厲公戰弗勝公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人巫臯他日見於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事也晁伯道談助云靈奇祕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寸呪曰諾臯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為大帝使者急急如律令仍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為簪置髻中可以隱形晁説非也以上皆叢語余以

叢語未盡得之葢段氏所載皆鬼神事雖獻子所夢有巫名臯而獻子諾之亦自可證然葛洪抱朴子内篇載遁甲中經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天蓬星下歷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呪曰諾臯太陰將星見甲者以為束薪不見甲者以為非人持草自蔽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住人鬼不能見也以是知諾臯乃太陰之名太陰者乃隱形之神晁說非無所本合三書而觀之可也

右具載説郛字句多脱落者因考姚氏叢語及他書節而録之三書惟叢語今有刻本而不見端臨通考通考有姚氏殘語六卷然亦此書也今殘語不復傳僅見類書所引一二云

按前吴曽漫録解諾臯之義最為明了惟支諾臯不知何義考酉陽雜俎諸目止有諾臯記上下二卷所載事極詭誕殊無所謂支諾臯者續考陶九成説郛所採酉陽續俎乃有支諾臯之目又有支動支植二目

因悟支者干支之支蓋雜俎諾臯記之外更出此條
猶今類書者多甲乙丙丁乾兌離巽等分配此則借
干支之支以別於前目之諾臯耳支動支植者雜俎
有廣動植四卷此則為支動及支植觸類伸之支諾
臯之義益明矣
洪景盧夷堅志有甲之癸一百卷又有支甲至支癸一
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至四癸二十卷所謂
支甲支癸者即支諾臯之支洪段好奇相類故門目

亦倣之近王長公作長短句以舊無此調因自謂小諾皐云

洪景盧容齋四筆云黄魯直和王定國詩閒子由病卧績溪云瀟祓瘴霧姿朝趨去天咫蜀士任淵注引天威不違顔咫尺予按國語楚靈築三城使子晳問范無宇無宇不可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韋昭曰咫者少也言少知天道耳酉陽雜俎有天咫篇黄詩盖用此徐師川喜王秀才見過小酌玩月四言曰君家

近市所見天咫庭户之間容光能幾菰蒲之中江湖之涘一碧萬頃長空千里正祖述黄所用云據洪説似得天咫字面段或本此未可知因並録之

又二筆十六卷云酉陽雜俎天咫篇載月星神異數事其命名之義取楚靈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之説也按前二說則景盧已確據為國語所出第終覺牽强於他目不盡同云

鄭漁仲通志畧寳貨類有玉格一卷似錢譜香譜之屬

而下題段成式撰遍考諸家書目無所謂玉格者意非出段氏而别有撰人第注成式姓名甚確則謂雜俎目中所列審矣考雜俎玉格一門皆談二藏事絶非品玉之書蓋亦因段氏門目而誤也

山海經專以前人陳迹附會怪神而讀者往往不能察今略記數則以例其餘西南海之外黒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九歌以下此本離騷天問二章之說而

譌者離騷曰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縱以自娛九辯九歌皆禹樂也天問云啓棘嬪商九辯九歌註棘當作夢商當作天以古文相似而訛是也據天問之意但謂啓夢嬪於天得二樂而山海經乃以為上三嬪於天又以西南海之外有人曰夏后開珥蛇乘龍詭誕如此豈足辯哉經雖怪誕而足證商為天字之誤始讀楚辭嘗疑紫陽不引及開後語乃知夢天二字正得之此也

大荒東經困民國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

亥託於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河念有易有易潛出為國于獸方食之名曰摇民按竹書紀年殷王子亥殯於有易而淫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上甲微師於河伯伐有易遂殺其君綿臣據此蓋商上世之王子有殯於他國者為其君所殺商侯因微師河伯滅之其文甚明而山海經之言遽詭誕如此可發一大噱也凡山海經稱述古人事第以二者律之思過半矣

中山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在九江之間出

必以飄風暴雨按二女之辨歷世紛紛景純獨謂天帝之女似爲有見第云湘川不及四瀆堯女既爲舜妻安得下降小水而爲夫人此又首尾衡决之論夫堯女舜妻不當下降小水廼天帝之女不尤貴乎余意山海經第因舜葬九疑離騷九歌有湘君夫人遂曼衍爲說而出入必以風雨則後人因始皇事附益之所言帝之二女實本堯女而又不指堯女也

十二卷云舜妻癸比氏生宵明燭光處河大澤二女之

靈能照此方百里則不惟舜妻曰二女而舜女亦自有二女也堯二女江神舜二女為河神亦豈死於水耶伏羲女為洛神何帝王之女皆為水神耶

大荒南經云東南海之外有國曰羲和有女方浴日於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大荒西經云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按此則羲和常羲皆女子又皆舜妻一生日十一生月十二絶可為捧腹之資漫爾筆之羲和者盖因堯典命官之誤而常

羲則常儀占月之謫後世嫦娥之說所由本也
山海經顓頊高辛之類皆絶域殊稱與史傳全別惟黄帝堯
舜等稍無異詞至稱葬於某山某地則什九謬妄也他如
舜生三身顓頊生三面近於戲矣共工驩兜窮奇饕餮古
之四凶實人類也經率以為怪鳥異獸按三皇伏羲神農
女媧史傳類以獸面鳥身四皃之象或有所傳要以影響
恍惚而已非真鳥獸也且其人已誅而以今在某國惷然
一物當之非景純所謂寄託之旨耶餘外夷奇産六合之

大詎曰盡誣而浮夸泰甚世并疑之悲夫

海内西經曰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木漢宣帝使人上郡發磐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羣臣莫能知劉子政按此言對之然大荒北經又云北海之内有反縛盜械帶戈常倍之佐名曰相顧之尸據前貳負之臣本文但言帝梏之疏屬之山不言殺也但言繫之於樹不言石室也則子政之對當曰相顧之尸不當曰貳負之臣也然而上

郗所得豈即斯人哉姑識此與中壘景純作小劇耳

琴曲曰聶政刺韓王者聶政之所作也政父為韓王治劒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壯問母父何在母告之政欲殺王乃學塗入王宫拔劒刺王不得踰城出去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為癘吞炭變其音七年而琴成欲入韓國道逢其妻妻對之泣政曰夫人何故泣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嘗夢見君對妾笑齒似政故悲而泣政曰天下人齒盡政若耳曷為泣

乎即復入山中仰天嘆曰嗟乎變容易身欲報仇而為妻所知父讎當何時復援石擊落其齒留山中三年後入韓國人莫知政政鼓琴闕下觀者成行王乃召政政内刀琴中而見王王使之琴政援琴而歌於是左手持衣右手出刀以刺王殺之自知當及母即自犁剥面皮斷其形體人莫能識乃梟磔政市懸金其側有知此人者賜金千斤一婦人往哭曰嗟乎為父報仇耶顧謂市人曰此聶政也為父報仇知當及

母乃自犁面何愛一女子身而不揚吾子名哉乃抱政尸而哭絶行脤而死右見太平御覧琴類似合聶政豫讓高漸離事為一者附會審矣而其說亦僻可喜録之

太平御覧引用書一千六百九十餘種非必宋初盡存大率晋宋以前得之修文御覧齊梁以後得之文思博要而唐人事蹟則得之本書者也廣記引用書凡三百四十餘種前此靡所因襲當是采集衆小說為

之盖小說本易傳中唐後稍稍知印刻而引用之書
又僅得御覽五中之一足證本書具存然宋元間小
說陶氏說郛尚數百種今全書存者第程史筆談百
餘家而已餘大半湮没矣
御覽向行鈔本十年來始有刻而譌謬特甚非老宿師
儒即一篇半簡莫能句讀至姓名顛舛世代魯魚初
學士讀之或取入詩文用誤人不尠廣記稍前刻於
錫山談中丞談於此書頗肆力讐挍又藏書家有宋

本故雖間有舛訛視御覽則天淵第中闕嗤鄙類二卷無賴類二卷輕薄類一卷而酷暴闕胡淛等五事婦女闕李誕等七事談謂遍閱諸藏書家悉然疑宋世已亡余讀新唐書尚有數事得之廣記者如宋之懸輩皆舊唐書所無葢或闕於元世或近代失之耳

輕薄類劉祥許敬宗等皆見六朝諸史及唐書雜說談已考補餘目中有名姓者尚多互見諸書惟出小說中而其書今亡者難悉究矣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都

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搌取角折其頸殺之旣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蹻勇聞之悉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絶之悌長八尺開元中歴劒南節度使太原尹嘗坐事流朱鳶會蠻陷驩州授總管擊之募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曰獠動即死賊七百人皆伏不能興遂平賊之悉為連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日執笏立簾外唱吟自如按太平廣記無賴類有宋之悉而此事舊唐書不載惟新唐書

有之蓋宋人采廣記入傳者故灼然知為此事也古令文人以力聞者令文一人而已因并著之

藝苑巵言云楚國王仲先聞潘章之美因願為友遂同衾枕篤於伉儷未幾偕沒其家憫之合葬於羅浮山忽生一樹柯條枝葉無不相抱時人號曰共枕樹此事亦載太平廣記冢墓類人或未詳所出今附載於此知宇宙之大亾所不有也又吳陸東美夫婦合葬冢上生梓樹二身同根相抱為一有雙鴻常宿其上

此事絕類韓馮第知者亦罕云陸夫婦趾步不相離人謂之比肩人孫權因封其墓曰比肩墓

廣記又載令文嘗以五指撮碓觜壁上書得四十字詩為太學生以一手挾講堂柱起以同房生衣於柱下壓之許重設酒乃為之出又唐彭先覺叔祖博通膂力絕倫嘗於長安與壯士魏弘哲宋令文馮師本角力博通堅卧命三人奪其枕三人力極牀脚盡折而枕不動觀者踰主人垣牆屋宇盡壞名動京師又汪

節者其母避瘧於村西福田寺金剛下因假寐感而生節節有神力入長安行到東渭橋橋邊有石獅子其重千斤節指而告人曰吾能提此而擲之衆無信者節遂提獅子投之丈餘衆人大駭後數十人不能動之遂以賂請節節又提而致之故地尋薦入禁軍補神策將軍常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置二丈方木於碾上木上又置一牀牀上坐龜茲樂人一部奏曲終而下無壓重之色德宗甚寵惜累有賞賜雖拔山拽

牛之力不能過也右三人皆唐世以勇聞者節之神力尤為驚絶而世罕知其名姓因讀巵言載前代力人事附識此然三人者或當太宗或當德宗之世俱不聞武功顯信將有别材也

文士之力者宋令文外元貫雲石亦驍悍然將家子也巵言所載元人鄧弼舞劒墮壯士馬首事見宋景濓傳中以稍僻世罕知因録此鄧弼身長七尺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鬬不可擘拳

其脊折仆地市門石皷十人舁弗能舉两手持之行
泰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閽
卒不為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踣數
人聲聞於王王命入歷問其能顧左右曰姑試之問
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劒二王即命給與陰戒
善槊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
觀空一府隨之暨弼至衆槊竝進弼虎吼而奔人馬
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烟塵漲天但見雙劒飛

舞雲霧中運斬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驩曰壯士壯士命勺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名振一時按弼不特有力蓋精劒術者觀雜俎所載黄冠叟及旅店老人等事可見又唐裴旻一日射虎三十六為吳道子舞劒擲劒空中數千丈以室承之萬衆辟易然旻為將又閧寳亂離亦不聞戰功也此時高騈李日月達溪少俊並稱萬人敵亡一振者惟僕固懷恩差不負耳

兄弟形貌同者史傳甚衆而夫婦相類者絶希廣記載

一事奇甚今錄此貞元末張頗自渭北入城止旅店見有一媪年可六十衣黃紬大裘烏幘跨門坐焉顧左衛李冑曹廣問其何官廣具荅之媪曰此四衛耳大好官廣曰何以言之媪曰吾年二十六嫁張詧為妻詧為人多力善騎射郭汾陽之總朔方詧為汾陽所任請給衣賜常在汾陽左右詧之貌酷相類吾詧卒汾陽傷之吾因偽丈夫衣冠投名為詧弟請事汾陽汾陽大喜令吾代詧職遂寡居二十五年自汾陽

之甍吾已年七十二軍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觜
獨遂嫁此店湽老為婦邇來復誕二子曰滔曰渠滔
五十有四渠年五十有二是二兒也按此則此媪四
十餘代夫任職至御史大夫七十餘復適人生二子
皆五十餘其年殆百數十歲尚有六十之容皆古今
未聞之異也楊用修歴記女子偽作男官者此最職
任高顯乃不之及昔楚王念孫叔敖優孟抵掌學之
王至欲以為相蓋戲語耳今顧實有其人又夫婦酷

類尤為怪也

婦人掌兵者六朝洗氏唐李氏羣盜者東漢呂母𤡆將軍徵側徵貳反交趾宋李全妻楊妙真五代賊帥白項鴉偽男子有軍功者晉木蘭唐張詧妻醜而力而德者梁鴻婦孟氏美而力而節者苻登后毛氏右諸人漫憶其赫奕餘未易更僕陳然總之未必皆勇力即勇力未必絶人也惟劇談録一婦人異甚而太平廣記勇力類不収因録之即此知唐人小說中奇事

廣記固有不盡收者非以刋落大槩遺亾耳神策將張季弘以勇氣聞於時一日賫文牒往州郡暮投旅店覩其母子相對悲愁問之曰家有婦至惡恃其勇凌侮吾母子無不至季弘笑謂他非吾所辦此易耳即相為除之母子劇喜俄婦人自外至狀無異常人季弘取騾鞭置坐下呼語曰吾聞汝倚有勇力不伏姑壻使喚果有此否婦再拜曰新婦敢爾自是大家憎嫌過甚引季弘手至大石上壓數平日事輒曰如

此事豈是新婦不是每陳一事以指於石上掐一畫每掐輒入寸餘李弘汗落神駭但稱道理不錯其夜不能寐翌日亟行枝山前所謂惡新婦即此其載王昌女盪舟事差足亞之

孟賁見公孫丑所引世但名其勇而事不能詳按後漢書鄭太傳註引許慎云孟賁衛人說苑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河先於其伍船人怒以楫虓其頭中河孟賁瞋目視船人髮植目裂船中人盡播入河又

慶忌吳王僚子也射之矢滿把不能中駟馬追之不能及右二事魏將楊大眼幾奄有之後魏楊大眼少有膽氣跳走如飛高祖南伐李沖典選征官大眼求焉沖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為尚書出一技以繩長三丈繫髻飛行繩直如矢見者莫不歎絶沖曰千載已來未有逸材若此者王肅初歸國謂大眼曰若旗鼓相望瞋眸奮飛足使君亡䰟喪膽何必車輪世以關張不過也

五丁或謂五人或以一人名五丁紀載不一考之當是一人廣記稱五丁每遇蜀君卒輒獨立巨石十數丈墓前蜀王遣取金牛牛奔入岩穴五丁執其尾拽之山遂崩壓五丁死非五人明矣（廣記又一説稱五人同以拽牛壓死互異）

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玉杯上怪近日西貢無五色玉令責安西諸蕃蕃言比當進皆為小勃律所刼不達上怒欲征之羣臣多諫獨李右座贊成上意具言武臣王天運謀勇可將乃

命王天運将四萬人兼統諸蕃兵伐之及逼勃律城下勃律君長恐懼請罪悉出寶玉願歲貢獻天運不許即屠城虜三千人及其珠璣而還勃律中有術者言将軍無義不祥天将大風雪矣行數百里忽颶風四起雪花如翼風激小海水成氷柱起而復摧經半日小海漲湧四萬人一時凍死唯蕃漢各一人得還具奏玄宗大驚異即令中使隨二人驗之至小海側氷猶崢嶸如山隔氷見兵士屍立者坐者瑩徹可數

中使將返氷忽消釋衆屍亦不復見右事載酉陽雜俎盖附會之極可笑者考玄宗紀林甫傳天寶年閒竝無王天運伐勃律事惟高仙芝傳云小勃律王為吐蕃所招及其旁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貢獻不通節度使田仁琬盖嘉運夫蒙靈詧累討不捷玄宗特勑仙芝之將馬步萬人討之仙芝與中使邊令誠自西安行百餘日至連雲堡適婆勒川水漲仙芝以牲祭遂渡擊大破之玄宗使術士韓履氷往視因懼不欲前

仙芝留同令誠城守自引餘兵進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第呼取出繒帛稱勅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數人急遣元慶往斫娑夷藤橋甫畢而吐蕃救至娑夷即弱水不能勝草芥藤橋闊盡一矢力脩之朞年乃成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按此則征勃律乃仙芝是役固全軍返竝無屠城及氷雪等事盖以傳有術士

韓屐氷及婆勒川婆夷河遂詭以為虜中術士言天大風雪四萬人俱死於氷其荒忽誕妄絶與山海經所載夏啟王亥相類大可笑也夫窮山僻裔委巷之談無從考訂筆之可耳征伐朝廷大政乃爾傳訛世以成式博通而本朝故典迷昧若此他可信哉

丹鉛録載文安縣水忽僵立遂凍為氷柱高五丈四圍如之中空而旁穴後數日流賊過鄉民入穴中避之頗賴以全此事考誤己辯之并附録為笑資云

酉陽雜俎二十卷續十卷今世行本余常得二刻皆二十卷無所謂續者近於廣記中録出然不能十卷而前集漏軼殊多因併録續集中以完十卷之舊俟好事博雅者核之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九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

明 胡應麟 撰

二酉綴遺中

古今志怪小說率以祖夷堅齊諧然齊諧即莊夷堅即列耳二書固極詼詭第寓言為近紀事為遠汲冢瑣語十一篇當在莊列前束晳傳云諸國夢卜妖怪相書蓋古今小說之祖惜今不傳太平廣記有其目而

引用殊寡余嘗欲雜摭左國國語國策紀年周穆等書之語怪者及南華沖虚離騷山海之近實者燕丹墨翟鄒衍韓非之遠誣者及太史淮南新序説苑之載戰國者凡瓌異之事彙為一編以補汲冢之舊雖非學者所急其文與事之可喜當百倍於後世小説家云令璪語文惟劉氏史通可見疑古篇引其説云舜放堯於平陽其地有城曰囚堯又云益為啟所誅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以上劉通稱汲冢書今考惟太甲

殺伊尹與紀年合餘竝諸書所無葢皆瑣語中事也其説詭誕不根固不待辯至所記諸國怪事得諸耳目或匪盡誣且文出汲冢必竒古惜無從備見之

太平御覽第三百七十七卷形體類引瑣語一則云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大君子甚長而大大下而小上其言甚怒好仰晏子曰若是則盤庚也夫盤庚之長九尺有餘大下小上白色而髯其言好仰而聲上公曰是也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伐宋也又云齊

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有短大夫賓於前晏子曰君所夢何如哉公曰其賓者甚短大上小下其言甚怒好俯晏子曰如是則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俯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果伐宋右後一事見御覽三百七十八卷二說酷類蓋必一事析為二者考册府元龜亦載二事但合為一而所紀稍不同又子産浮游事别見

楊用修云汲冢瑣語其文極古然多誣而不信如謂舜

囚堯太甲殺伊尹其誣若此蓋伊尹在相位日被其黜僇者為之也然則何以知之曰其文不類戰國按用修謂汲冢多誣可也又謂此書乃伊尹黜僇之人所作此何異兒童之見夫周末去商遠故有此誣使當時僇於伊尹者豈得誑之至此蓋春秋人作也楊用修又引璅語伊尹與妹喜交尤謬蓋亦當得之類書

小說稱徐鉉好言怪賓客之不能自通者與失意見斥

絶者皆託言以求合洪邁好志怪晚歲急於成書客多取廣記中舊事改竄首尾别為名字以投之至有數卷者洪不復刪潤皆入夷堅然二子尚為人欺也蘇軾好談鬼客至使談有不能者輒云姑妄言之則又薫之以妄然二子竟為所欺坡特滑稽戲劇未嘗形筆端也銍所著稽神録其中必有誑於賔客如夷堅所得者豈皆實哉

洪夷堅四百二十卷不勝衆矣而王質景文又有别志

二十四卷何古今怪事盡出於南渡之世也太平廣記雖五百卷然自洪荒至宋已數千年又合衆小説數百家而成而洪直以一代之事當之不亦妄哉余嘗欲取宋太平興國後及遼金元氏以迄於明凡小説中涉怪者分門析類續成廣記之書殆亦五百餘卷其誣誕瞭然洎好奇勦掇文士俳諧槩舉芟之或不致後來之誚云此書卷帙繁重尚未成編其辯駁大都略見兹集

幼嘗戲輯諸小説為百家異苑令録其序云自漢人駕

名東方朔作神異經而魏文列異傳繼之六朝唐宋凡小說以異名者甚衆考太平御覽廣記及曾氏陶氏諸編有述異記二卷甄異録三卷廣異記一卷旌異記十五卷古異傳三卷近異録二卷獨異志十卷纂異記一卷靈異記十卷乘異記三卷祥異記一卷續異記一卷集異記三卷博異志三卷括異志一卷紀異録一卷祖異記一卷采異記一卷摭異記一卷賢異録一卷此外如異苑異聞異述異誠諸集大槩近六十家而李翺卓異記陶穀清異録之類弗與焉

以所記稍不同故也今世有刻本者僅神異述異數家餘俱不行廼其事大半具諸類書鄭漁仲所謂名亡實在者也第分門互列得一遺二雖存若亡余屏居丘壑却掃杜門無鼎臣野處之賓以遣餘日輒命穎生以類鈔合循名入事各完本書不惟前哲流風藉以不泯而遺編故帙亦因槩見大都遂統命之曰百家異苑作勞經史之暇輒一披閲當抵掌捫虱之懽昔蘇子瞻好語怪客不能則使妄言之莊周曰余姑以妄言

之而汝姑妄聽之知莊氏之旨則知蘇氏之旨矣

楊用修謂世但知博物志而不知有博物記記乃漢人所撰余讀太平廣記目無此書僅再生類一事稱出博物記而內言及魏郭后恐非漢人所撰意以記為志字誤而今傳茂先博物志又無此事姑識此以俟再考其說云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冢者人猶活既出容色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置宮中常在左右問漢時宮內事說之了了皆有次序郭崩哭

泣過禮遂死

人死而復甦者竹書泰諜可謂絶奇然他書謂之縊非斬首也余讀諸志怪小說所載某人臨陣被殺而乘騎以歸問其衆云有首無首孰佳衆泣曰有首佳帥云汝不知無首亦佳又一人被刑斬首而復生一首視前第稍細耳信然則泰諜之甦不足異矣然五行記一事尤怪并録此清河崔廣宗犯法梟首家人舁其體歸每飢即畫地作飢字家人遂屑食於頸孔中

飽即書止字家人等有過犯書令決之如是三四歲世情不替更生一男於一日書地云後日當死宜備凶具如其言葢千古未聞之異於理恐必無也

陳太丘絕不聞著書而意林所引抱朴子載陳仲弓異聞記云同郡人張廣遭亂有女四歲不能行棄塜中後開塜女復活問之曰見塜角有一物伸頸吞氣乃効之轉不復飢尋看乃大龜也將女還食食飲初小腹痛久乃習之按此書太平廣記及御覽俱不載葢

其亡已久然仲弓之言或當不妄因識此凡干寳所記冢中婢事皆出此後又三國吳志某人死六日復甦穿土而出與秦諜大同稚川自有集異傳十卷亦諸家書目所無見本傳蘇長公仇池筆記一事絶類太丘所記豈亦談者欺之耶

陸氏異林曰鍾繇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嘗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勤勤呼之乃入繇以刀斫之傷髀婦人即出以新

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塜塜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着白練衫丹綿裲襠傷左腳以裲襠中綿拭血叔父清河太守說清河陸雲也按此書蓋吳人士龍猶子撰者而諸家絶無此目僅見三國志鍾繇傳注中因録此

列異傳三卷通志稱魏文撰而通考及宋志書目皆無之蓋自宋已亡矣惟裴松之所引一事附蔣濟傳注中魏文與濟同時當是濟自語魏文者今録此云蔣

濟婦夢見亡兒曰死生異路我今在地下為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見召為泰山令願母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母驚悟白濟曰夢耳不足怪也明日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不復得歸永辭於此侯氣彊難感悟故訴於母願重啓侯何惜不一驗之遂道阿形狀甚悉天明母重啓濟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

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為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足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巳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轉為録事矣

博異志稱谷神子簒而無名姓或曰名還古此通考晁

氏訛令刻此書於谷神子下註此三字蓋本晁氏訛非本書舊文也序稱有所指託故匿其姓名令刻本纔十事起敬元頴上馬侍中尒讀之詞頗雅馴蓋亦晚唐稍能文者視牛氏元怪等録覺勝之然語意無所刺譏於序文殊不合後讀廣記御覽諸書廼知刻本鈔集所遺甚衆僅得此書之半耳第其所謂指託者尚未得之當續考陳氏但言名還古竟亡其姓唐有詩人鄭還古嘗為殷七七作傳其人正晚唐而殷

傳文與事皆類是書蓋其作也

集異記河東薛用弱撰中載王之渙酒樓事大非實録且昌齡適集中絶少與之渙倡酬詩又蕭穎士遇二少年謂似鄱陽忠烈王穎士實八世孫聞言大駭後會盱眙長勘發冢盜乃知二少年實發鄱陽冢忠烈貌如生因知穎士狀類此理或然而原化記稱穎士過老翁逆旅中謂嘗為蕭八代祖書佐見穎士貌酷肖不覺咨嘆則集異所載誠有之而原化因附會以

爲神仙第茂挺身遇此事不自紀而人紀之何耶
白行簡三夢記云天后時劉幽求爲朝邑丞嘗奉使歸
未及家十餘里適有佛堂院落出其側寺中歌笑歡
洽寺垣短缺尺得睹其中劉俯身窺之見十數人兒
女雜坐羅列盤饌環遶而共食之見其妻在坐中語
笑劉初愕然不測其故久之且思其不當至此復不
能捨之又熟視容止言笑無異將就察之寺門閉不
得入劉擲瓦擊之中其罍諸人迸走散因忽不見劉

踰垣直入與從行者視殿廡皆無人寺扃如故劉訝益甚遂馳歸比至其家妻方寢聞劉至及敘寒暄訖妻笑曰向夢中與數十人同遊一寺皆不相識會食訖殿庭有人自外以瓦礫投之杯盤狼籍因而遂覺劉亦具陳其見與夢符合不爽毫髮云右載陶氏說郛太平廣記夢類數事皆類此此蓋實録餘悉祖此假託也

其第二夢記元白梁州詩云花時同醉破春愁笑折花

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與二公自紀悉同故知劉夢亦實事也其第三夢女巫事亦奇

稽神録云漳州蘇猛子病狂請醫陳寨寨至蘇氏子見之戟手大罵寨曰此病入心矣因立壇於堂中戒人無得竊視至夜取蘇氏子劈為兩懸堂之東壁其心懸北簷下寨方在堂中作法所懸之心遂為犬食寨驚懼持刀宛轉於地出門而去主人謂其作法也食

頃持心而入内於病者之腹披髮叱之其腹遂合蘇氏子遂悟連呼逓鋪家人莫測乃其日有驛吏手持公文死道傍蓋寨取驛吏之心而活蘇氏也右徐氏謬談多若此夫古有剶腹滌腸者然腹剖腸見本不至死史傳中如賈復彭雋輩往往皆然而俞跗華佗又神藥以傅之故非虗妄若劈之為二而猶能活則宇宙之中斷無此事也宋人小說載銍好語怪賔客率詭撰以欺之此事亦收廣記中使景盧賔客復掇

以欺洪豈不更入夷堅哉漫書此博觀者一笑

諾臯記載景乙妻久病見夫回遽言半身被砍去速逐之乙趨園見一物如嬰兒持竹筐見巳驚走乙就視妻半身在焉比返見妻髮際至胷有疊如脂膜然病遂巳按此蓋徐氏賓客掇酉陽以欺鉉耳

酉陽雜俎支諾臯一事云貞元中望花驛西有百姓王申手植榆於路成林構第屋數椽夏月常饋漿於行人有兒年十三每令伺客忽一日白其父路有女子

求水因令呼入女少年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此
南十餘里夫死無兒令服禫矣將還馬嵬訪親求食
言語明悟舉止可愛王申乃留飯之謂曰今日暮夜
可宿此女亦欣然從之其妻遂納之後堂呼之為妹
倩其成衣數事鍼縷細密殆非人工王申大驚異妻
尤愛之乃戲曰妹無他親能為我家作新婦乎女笑
曰身既無托願執井竈王申即日賃衣貰酒為兒婦
其夕暑熱戒其夫近多盜不可闢門即舉巨椽捍而

寢及夜半王申妻夢其子披髮訴曰被食將盡矣妻驚欲看其子王申怒曰渠得好新婦喜極囈言耳妻復寢復夢如初申與妻燃燈呼其子及新婦悉不復應扣户户牢如鍵乃壊門闔才開有物圓目鑿齒體面藍色衝人而去其子唯餘腦骨及髮而已按張鷟朝埜僉載一事正同推以為周大足時泰州事在貞元前葢好事者詭撰姓名以欺叚耳

東堅續志云醴泉尉崔汾居長安崇賢里夏夜乗涼於

庭月色方午風過覺有異香頃聞南垣土動簌簌崔生意蛇鼠也忽覩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驚懼遽走道士緩步庭中年可四十丰儀清古良久妓女十餘排大門入綃紅翹翠豔冶絶世列坐月下崔生疑其狐媚以枕投門闔警之道士小顧怒曰我以此差靜復貪月色初無延佇之禮敢爾麤率厲聲曰此處有地界無欻有二人長才三尺巨首儋耳唯伏其前道士頤指崔生曰此人有何親屬入陰籍可領來

一餉間崔生父母及凡悉至衛者數十捽曳批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縱子無禮乎父母泣曰幽明隔絕誨責不及道士叱遣之復顧二鬼捉此癡人來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丸遙投崔生口中乃細赤綆也遂鉤出於庭中又詬辱之崔驚失音不得自理其妓羅拜曰彼凡人因訪仙官無故而至非有大過道士怒解拂衣由大門而去按此事續志所載余嘗疑其文不類宋末而酷類酉陽雜俎及近讀廣記乃知即

雜俎事夷堅掇之耳王長公贈方景武上帝由來有戲臣亦用雜俎崔曙事觀此二地界三尺則不特帝臣侏儒也

張雎陽保障之功日揭萬古獨守城食三萬人君子不能無疑昌黎辯之甚力後世談者如捫蝨新話等書猶數數焉近閱撫青襍説得六合縣陰兵事為之擊節大快千載之疑一朝冰釋而世或寡知者因節録之紹興辛巳敵南侵有何兼資者奉主將命將小隊遊奕至六合縣見大軍自西北來不類官兵又不類

敵人須㬰㸃令下寨召兼資入凡五門比至中軍一人廟坐冠服如天神一人面貌英毅鬚髯皆指天一人東向貌亦俊爽兼資再拜問其姓名面貌英毅者曰吾張廵也指東向者曰此許遠也兼資少聞張許事因再拜頂禮曰某嘗讀唐書見二大王忠義大節令日廼得瞻風采然信史所載豈皆實乎廵曰史有何疑兼資因舉食三萬人事廵曰有之而實不然也所食者皆已死之人耳兼資又舉殺愛妾事廵曰亦

非殺也吾妾見孫城危迫欲自殺以殉許奴亦以憂悸暴死遂烹以享士蓋用術以堅軍士之心耳又見雷萬春面止一瘢謂止中一箭理亦近之雖神怪之談君子所不道而此足以破千古之惑不可棄也

論衡辯夔一足然莊周載夔憐蚿山海經載黃帝以夔革冒鼓聲聞五百里皆以為一足余嘗以莊周山海附會然古鐘鼎往往有夔龍之形則獸自有名夔者也

論衡又辯汲井得人事然酉陽雜俎載獨孤叔牙嘗

令家人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乃人也戴席帽攀欄大笑卻墜井中真有人矣井中遇人事甚彩獨此事於原説胳合總之不若景陽宮井為實也識此一笑

吾意夔一足實因莊周跉踔之説訛為后夔好事者撰為仲尼之語以闢之而好辯者又引好事之談以證之皆夢中説夢也雜俎井中得人事或因昔人之辯更撰此以實之此非廣讀稗官不能得其要領也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卧廳中及醒見古屏上

婦人等悉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鬟者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焉士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屏亦無其他按博異記邪鳳傳有此事其詩正全但言得之夢中耳然則元和士人即鳳也或博異志因雜俎此事而駕名於鳳亦未可知大抵稗官曲說附會百端其情變不可窮詰也博異作羅幃空度九秋霜

當以雜俎為勝

石鼎聯句詩明是退之脚手蓋亦毛穎革華遺意至軒轅切韓彌明彰愈又其不必言者及閱兩山墨談以某處有軒轅彌明廟為疑此極可大笑世間叢祠井社如石郎木居士之類前代毫無出處尚遍天下况彌明韓公有詩後人因立為廟復何所疑都緣不解韓公詩體被其簸弄若真知詩人一見便當了然余因此知許由善卷諸墓一切不足憑信每笑昌黎用

爾許心力作此詩千年後不遇識者幾被軒轅氏奪去也

唐人小說如柳毅傳書洞庭事極鄙誕不根文士亟當唾去而詩人往往好用之夫詩中用事本不論虛實然此事特誑而不情造言者至此亦横議可誅者也何仲默每戒人用唐宋事而有舊井潮深柳毅祠之句亦大鹵莽令特拈出為學詩之鑒黎惟敬本學仲默詩而與余遊西山玉龍洞有封書誰識洞庭君之

句暗用柳毅而不露而語獨奇俊得詩家三昧總之不如不用為善然二君用事偶經意不經意耳若因此妄生分別相癡人前說夢也

六朝宋虞之有妬記一卷至唐不傳而宋王某補之今所補者又不存矣余生平二親極念而不幸際敬通之厄居常扼腕弗堪每欲叢録古今史傳中事迹以補二書之亡而未暇近讀夷堅志妬忌門一事絶奇因録之於左方郭二雅妻陸氏秀州海鹽人平時端

靖有志操紹興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呼其子昭戒之曰吾數日後當死切無即歛丁寧數四昭憂之尚未敢盡信及期無疾而逝心猶微温奄奄有出入息十日復生曰姑蘇某龍王嬖一妾遭夫人妬忌以箠死鞠訊天獄累年不能决上帝命我詰其情一問而得之泰山牘以上信宿當就刑是時必暴風雨至七月五日平江大風駕潮漂溺數百里田廬皆被其害云據右所載事則不特人類為然即異類且有之然

龍妾以非命亡而帝為正獄致刑令之殘虐姬媵俾弗聊生者苟逭陽誅陰譴寧可免也且一龍之妬生既甘心其妾垂死正刑而濵海田廬數百里復受其害妬婦之惡詎勝道哉庸書志後以戒世之甘妬忌者

宋何先異聞載碧蘭堂一女子詩云水天日暮風無力斷雲影裏蘆花色折得荷花水上游兩鬢蕭蕭玉釵直語亦頗工而不甚傳因録此蘆花字與荷花相犯當

是抄録之誤令訛謬殊無善本余嘗得一部於王長公處多長公手所改定者惜此未經刋削云異聞又載周某入兠離國事當是傳寫唐人南柯及兠玄國二則耳

唐人記返魂事有絶相類者如齊推女及鄭亞妻必有一譌又太平廣記神仙類田先生即救齊女者而所記又不全大率皆烏有耳

凡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録舛訛未必盡幻設

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説以寄筆端如毛穎南柯之類尚可若東陽夜怪録稱成自虚元怪録元無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氣亦卑下亡足論宋人所記乃多有近實者而文彩無足觀本朝新餘等話本出名流以皆幻設而時益以俚俗又在前數種下惟廣記所録唐人閨閣事咸綽有情致詩詞亦大率可喜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